

中国文史出版社

叶之玲

清风明月共一船

清 风 明 月 共 一 船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中国文史出版社



叶文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风明月共一船/叶文玲著.—北京:中国文史

出版社,2007.3

ISBN 978-7-5034-1951-5

I.清… II.叶…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D62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2180 号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社 址:北京西城区太平桥 23 号 邮编:100811

印 刷:北京万兴印刷厂 邮编:100858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15.75 字数:272 千字

版 次:200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5.6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叶文玲：

历任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

浙江大学、浙江传媒大学兼职教授

全国冰心散文奖、朱自清文学奖获得者

中国文学创作杰出奖获得者

全国政协委员

项目创意 朱 荔

责任编辑 朱 荔

装帧设计 创新梦想

E-mail zl-3829@163.com

驰驱不厌远(代序)

海雨

当文学成为惟一的精神守望、当写作已然成了生活“常态”后,这样的问话常常来到作家面前:“你是如何走上创作道路的?”

不久前,面对云集武汉的千余名中学语文教师,作为有数篇作品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作者叶文玲,又一次面对这样的问题。

对于叶文玲来说,这个话题既简短又绵长。

光阴如白驹过隙,已将20世纪80年代初呼啸新时期文坛的叶文玲这样一代作家,都载入了花甲之岁。历史的册页翻阅起来并不轻松,依然闪烁的总是记忆的金沙。

在数字化时代简介叶文玲,无论是以数字开头还是以她的生肖“马”描画,都是最恰当的“入笔”。

叶文玲,第四、五届浙江省作协主席,而今的名誉主席;浙江省文联第三、四、五届副主席;第五、六届的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并主席团成员;第十届,拿她的话说:“回”到了全国政协这个“老家”;在省政协的正式职务则是文史委员会副主任。此外,浙江大学、浙江传媒学院、洛阳师院兼职教授;省海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省对外友协、省国际文化交流协会、海外联谊会理事……面对这众多“正职”加“兼职”头衔,她自己则淡然一笑:其实只是一个——作家。

马年冬月出生于浙江省玉环县楚门镇的叶文玲,从与文字结缘起,就没忘怀这个鱼米之乡的小镇。如果从1955年13岁,第一篇小小说在县报上变成铅字算起,叶文玲的写作经历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但她总是说:1958年16岁在省级刊物发表的那个短篇小说《我和雪梅》才可以算处女作,中学时代的涂鸦是不能算数的。至今,她出版了短、中、长篇小说共20部作品,散文集21部,另有数部各种版本的自选集和一部8卷本《叶文玲文集》;作品字数约700余万字,印出的书摆起来的高度早过了1.6米。虽然她本人并不认同大家称她真正是“著作等身”,但

却实实在在指“年”可待——因为，她的个子不会再长，而著作却年年增加。

数字“化”成的叶文玲的创作成果，是个什么概念呢？按其从出生起的年龄计，平均一年约12万字，一年12万字？你会说，稀松平常。但实际上，这700余万字是在“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至今写出来的，那么，每年就是20多万字，相当于每年完成一部长篇小说，这可就叫人刮目相看了——因为可贵的是，自1990年至今，叶文玲担任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党组成员，数年前还兼任浙江文学院院长。工作繁忙又如此勤勉不懈，不但将作协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且仍能有量有质地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无梦谷》、《秋瑾》直至2001年完成的《常书鸿》；近年又出版了《瘦骨犹自带铜声》、《敦煌铸就五字碑》、《情有独钟》、《玫瑰换个名字一样芬芳》……一部又一部的长篇小说加上不可胜数的散文佳作，从她的笔下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无怪诸多文友感叹：“叶文玲是匹不要命的奔马”；“叶文玲真是作家中的劳动模范”！

以数字“化(画)一化”叶文玲，真是非常合适又极不合适，因为数字虽能简明地显示她的创作成果，但长于形象刻画又短于数字记忆的叶文玲，她的记数和算术本领却是最大的弱项：打电话非拿本子不可，听人一说数字便皱眉头——记不住；至于买菜忘了找钱、自己的物品丢三落四那是家常便饭。可是她的中学老师却言之笃笃地说她在初中学习三年全部功课“5分”——真不敢相信她的数学成绩哪有那么好！

有个“情况”大概也出人意料：在浙江作家中叶文玲是最早(1992年)开始用电脑写作的——而且是没经训练自己操练成的“无师自通”，如果不苛求指法、盲打这些技巧的话。这遥遥领先于省作协诸多作家的一招，使得许多年轻人也大跌眼镜。关于她学电脑，其子海靖曾有一篇很精彩的文章《直击老妈》——将诸如此类的“叶文玲‘逸事’”披露得“体无完肤”，令读者拍案——为叶文玲那刻苦用功和不屈不挠的劲儿头叫绝，假如要说叶文玲的个性，这，便是她最“个性”的个性。

话回原处：数字可以精确地定量分析许多问题，但并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它可以告诉我们叶文玲在一定时间内取得多少成果，却无法明示这些“果”从何处来。

“嘶发月欲晓，蹄翻草色新；驰驱不厌远，千里闻铃音。”

这是挂在叶文玲家中的一轴诗作，这首咏马诗为属马的著名诗人苏金伞老先生所作，原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后来重新为之手书。苏老赠诗于她时，浑然天成地将叶文玲的名字嵌了进去，熟稔的人都知道，拿这首诗来描摹叶文玲本人，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生肖属马的叶文玲，常以马自励。早在1983年，她的一篇自传便以《驽马十驾功不舍》为题。看过这篇自传的黄苗子先生感动地建议她将书室“报秋斋”更名为“十驾斋”，遒劲的大字亦为黄老所题，叶文玲为此诚惶诚恐地请妹夫选了优质木板精心镌刻，朱红印章印泥款识毫不含糊，悬于书房门楣的这方匾额，相映她的满屋书香。

自谦为“驽马”，自然又是“说来话长”。

1957年的一场政治风暴，使考上省级重点高中的叶文玲还没有上完一周课，便因复旦毕业的哥哥被划为“右派”的株连而取消了学籍。在最需要知识灌溉和滋润的阶段，骤然被砍断了求知的翅膀，对于叶文玲来说，无疑是极为残酷的打击；没能在高等学府里用丰沛的知识武装自己，成了她此生最大的遗憾。多年后，一位评论家朋友曾以“少了一个大学生，多了一位好作家”来为“坏事变好事”这一论点作证；多年后，叶文玲面对大学生们在述说这段往事时更加语重心长：作家不一定都由大学课堂造就，但上过大学的作家会是知识功底深厚的好作家。

“先天”不足没有阻断叶文玲的文学之梦，面临逆境绝不气馁更是她的秉性。此后，无论是在乡下做一天只记3个工分的农民，还是在海角小岛当一月拿20元工资的小学教师，抑或拖儿带女地在工厂“三班倒”……她都决不示弱，以极其坚强的韧性背负了生活之纤，无论这根纤绳多么沉重，她都没有泯灭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叶文玲在那些年月里的艰辛，是当今许多在甜水里泡出来的青年作家难以想象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二次解放”，得到“解放”的叶文玲，与哥哥得到了共同的政治荣誉：在她被河南省举荐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时，哥哥叶鹏也当选为同届全国人大代表。

“兄妹开荒！”这个带雅谑的说法，在河南、在复旦、在文艺界引起很大反响，患难之交的美学家施昌东闻讯后奋笔：你们兄妹俩能有今日，鲜明地标志着现在才真正是知识分子的春天，同时也标志着这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历史转折！

这年的“两会”前夕，光明日报记者以《党的阳光温暖着知识分子的心》为题的专题报道，叙述了兄妹俩历经的磨难和各自取得的成绩。叶文玲更把20年所受的苦难，都化作了这个春天里的微笑。正是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时代机遇，这头“驰驱不厌远”的良驹，才有心劲儿将一切欢欣都化为不倦的吟咏。

坎坷的经历使叶文玲自学成才，对文学创作勤奋不懈的追求，是她在前进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走向成功的动力。1980年春，小说《心香》发表于创办不久的《当代》，不久即被茅盾题写刊名的《小说选刊》创刊号选载，荣获了1980年全

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几十次被载入各种选本。15年后,十分欣赏这篇“美的发现”的著名舞蹈家舒巧,终以独特的舞蹈语汇,更名为《红雪》,使它再现于另一个艺术舞台。

此后,叶文玲在创作上进入了高峰期,而后问世的中篇小说《青灯》、《小溪九道弯》、《父母官》、《浪漫的黄昏》、《湍溪夜话》等屡获佳评;小说集、散文集也都在各地文艺出版社相继问世。

对于今日的叶文玲而言,成功早已不再陌生。从《心香》、《寂静的山谷》、《小溪九道弯》开始,她的小说、散文无数次地荣获全国和省部级的的大奖,各种各样的奖状堆满一大抽屉;“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浙江省“鲁迅文艺——突出成就奖”、省“鲁迅文艺——优秀成果奖”……1992年,她的单篇散文作品获奖20余次;199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无梦谷》,又使她在第二年被“纽约国际文化艺术中心”授予“中国文学创作杰出成就奖”;当首届“全国冰心散文奖”颁发时,叶文玲又以明丽如画的美文《美韵无限千岛湖》夺得桂冠。

《无梦谷》是叶文玲呕心沥血历时8年创作的一部46万字的长篇小说,也是她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这部作品中,叶文玲将其一贯的诗意发挥到了极致,她所追求的人生、艺术、文学的永恒主题——美的存在、美的毁灭和美的生长,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最完整而充分的阐述与表达。小说出版后即在文坛内外引起极大反响和共鸣,被资深评论家誉为“以血泪和生命谱写的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为此,她飞渡大洋彼岸的纽约国际文化艺术中心领受奖项,小说第三次再版时,收入了文集。

成功对于叶文玲而言,永远只是鞭策她不断前进的动力。面对《无梦谷》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她丝毫没有因陶醉而懈怠,而是马不停蹄地又拿起了笔,在多年积累并研读了大量的史料后,她又以“发烧”般的激情日夜冲刺,终于在1997年,又以80个昼夜写出了《秋瑾》这样一部“浪漫而又写实”的24万字的历史小说。

秋瑾,是叶文玲从少年时代起就魂牵梦萦、非常崇敬的鉴湖女侠。秋瑾轰轰烈烈的生平曾多次为后人描摹,搬上了舞台、银幕与荧屏。叶文玲笔下的秋瑾,有着刚烈而又委婉的侠骨柔肠,更有着诗般的晶莹剔透的品性。在人物形象和心理、性格的刻画上,叶文玲的“这一个”秋瑾,有着前所未有的突破与提高,形象更加丰满,心理描写与性格塑造更加真实可信。叶文玲以燃烧的激情了却了自己的夙愿,她澄明如水的创作境界,也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永远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永远寻求突破和提高,这正是叶文玲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为文如此,为人亦如此。

1998年，叶文玲从事文学创作40周年之际，8卷本《叶文玲文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文集》总共收录了叶文玲历年创作的重要作品400篇（部），共计380余万字。这厚厚的8卷本《文集》，是叶文玲40年创作生涯的一次郑重的总结和汇集。当文朋艺友纷纷祝贺时，永远有着“大学情结”的叶文玲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的“叶文玲式”的决定：在浙江大学正式聘请她为该校兼职教授时，她将《文集》所得的稿费10万元在浙江大学设立了“新叶文学奖”，发现并扶持大学生中的新人新作。这一举措在与她同龄的作家群中尚属开天辟地之举，而后闻讯的“广发”银行杭州分行为其德行所感，在此基金上又加一筹。甘露如滋，新叶纷纷，颁奖仪式至今进行了四届。如果说，属马的叶文玲一直在文学这条道路上昂首驰驱、奋力前行的话，那么这个义举，更标示了她对文学新人无尽关爱的作家风范。

叶文玲热心扶携后学在浙江向有口碑，她诚挚帮助青年作家，凡请她阅看文稿写序作评，工作再忙也不推诿；自己写作更是锲而不舍，在创作小说的间隙，许多意境优美、文笔隽永的散文，淙淙如泉地泻见于全国各地的报刊上，为众多读者所喜爱。

2003年，叶文玲遵省对外友协之约，为之撰写了中日人民友好史话的《情有独钟》，成书反响巨大，而后据此译成日文版的《千年的追忆》，成为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史的明证。

在内心深处，叶文玲最难忘情的当然是小说。为杰出的艺术家常书鸿先生的不凡一生所感，传记文学《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在历经无数艰辛后，终在2000年如火的8月诞生。

作家景仰于自己笔下的人物，是顺理成章的。而把这种景仰传达给读者，使之产生强烈的共鸣，这就需要真正的功夫。为使这位人所共敬的“敦煌守护神”的精神能够“出神入化”，叶文玲跋涉万里，三下敦煌，沿着常书鸿的足迹走遍东西南北；采访笔记厚厚地记了三大本，谈话的录音磁带超过50个小时；继而又多方联络，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前往法国，去常先生曾经游学的里昂和巴黎考察。在欧洲访问完毕启程回国时，不料横祸飞来：在意大利米兰的火车上遭遇小偷——机票、证件、相机、物品和装着所有现金的背包被窃，一下子身无分文，差点不能登上回程班机。异国他乡，语言不通，遇到这般“洗劫”，无论是谁都会呆若木鸡，不知所措。可是，叶文玲在谈起这段遭遇时，虽然心有余悸感叹不已，但挂在脸上的却还是那种不长记性的憨笑：“还好，别的东西都丢了，总还是身外之物，幸亏笔记本和录音带还在。我总算知道意大利小偷的厉害了……”

辛勤的汗水终究要灌溉出美丽的花朵。在这部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40 余万字的《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中,令人肃然起敬的民族文化英雄——常书鸿的形象被完整丰满地呈现于世人面前,该书相继获得华东地区“优秀图书奖”、浙江省“鲁迅文艺奖——优秀作品奖”。

信奉“美是文学的生命”的叶文玲,信守着一个作家的使命和社会责任,笔记本电脑成了她出门必带的物件,在与文史委同行外出考察的日子里,一篇篇观察独到、情思绵长的“考察笔记”,在标记她勤奋的同时,更见证了她作为作家与委员的双重“责任”。

“岁岁为文,独言于纸;生生所好,相期以茶。”这是挂在叶文玲客厅中的又一条幅。它不但昭示了叶文玲勤奋进取的工作精神,也表达了她恬静淡雅的生活态度。

作品的准确数字、获奖的次数,对这些数字,叶文玲总是难记其详,但生活中的有些数字则是她无论如何都不会忘记的:苦守中原的年月,调回浙江的日子,丈夫、儿女以及第三代的生日……每当去她家做客的文朋艺友尝享了她亲烹的菜肴羹汤时,大家所钦敬的就不只是她的厨艺,而是她那份为人妻为人母的贤德,钦敬她挚诚待人的心田。

“……现在我有四个‘第三代’呢!四个小家伙的小名各取一字的谐音,正好是‘又园月亮’!他们这四个小名都是我取的!儿女孙辈不能常常团聚,用这个‘总名’,也是一种亲情的期盼和慰藉。”——现在,这是叶文玲最感兴趣的话题,每每说到这“四个小家伙”,她捋一捋那缕已见霜花的额发,眼睛和嘴巴都是“老弥勒”的孤线。

为叶文玲“数字化‘画’”到此,我猛想起来:“老弥勒”非信口之比,这个“他”恰是叶文玲在 1963 年所写的小说《春情的心事》中一个极为风趣而成功的“老车把式”形象。

现在,常有朋友劝诫她这个文学的“老车把式”:你完全可以坐享清闲了。

但对叶文玲来说,“清闲”二字与她永远无缘。在她来说,生命的别称不是苟活,不是缓而又慢的细水长流,而是奔腾澎湃的激流飞泻,而写作,就是她生命的表达形式,出自其手下的所有文章,就是她对社会、对人生肩负责任道义的热切呼唤,也是她所高扬的生命旗帜。

她不会忘记自己是属马的。驰驱不厌远,蹄翻草色新,是马也是她的生命象征。因此,她的最终愿望就是:马不停蹄,驰驱不厌,在辞别人世前,还能握笔。

目 录

驰驱不厌远(代序)海雨 1

一 委员师友

1 快乐的时光 1

2 香山雪 7

3 迎接您的是满天星斗 10

4 大行无愧天地人 11

5 『老钟』萧军 17

6 敦煌铸就五字碑 23

7 你是一部志书 29

8 桃李无数叶不老 33

9 腹有诗书气自华 34

10 写意丁聪 36

11 美林的长征 40

12 梅花王成喜 47

13 做客海棠园 50

14 你的银河星系 53

15 为梦想挽弓 58

16 你使我感觉到了祥和 65

17 又做一篇大文章 68

18 灵台叩问者 73

19 从『日子』开始 83

20 众星相聚『百联阁』 85

四

叩访俄罗斯

1 大行如雪 152

2 『木餐馆』和诗人聚会 156

3 文化的庄严 159

4 她有无数琥珀 162

5 最后一『墓』 165

五

再看美国

1 彩梦翩跹 169

2 阿拉莫那之夜 170

3 从『蓝色铃铛』去费城 172

4 此间『之最』多 174

5 绿色喷嚏 177

6 空中的『天书』 179

7 天才的摇篮 181

8 狂饮在亚特兰大 185

9 密西西比的笑眉 187

7 韵流边边街 141

8 九寨沟的笑靥 143

9 最不值钱的是金子 145

10 仙丹妙药 147

11 两个山口两个『错』 149

三

新疆川藏行

- 1 云恋喀纳斯 126
- 2 人与沙漠 129
- 3 和阗玉与阿勒泰石头 131
- 4 石在山水中 133
- 5 但见水如故 137
- 6 不敢享受的福分 139

二

考察笔记

- 1 寂寞分水塘 89
- 2 灵魂净化之所 91
- 3 牵挂古运河 93
- 4 岛的握手 96
- 5 品位因他们而提升 99
- 6 横店山水有清音 102
- 7 罕见的台风博物馆 105
- 8 黄岩翻簧 107
- 9 仙居花灯 109
- 10 但期烛光耀彩时 111
- 11 三上方岩 114
- 12 绿幽红闹话宁海 118
- 13 气压江城十四州 121

六

这边风景

- 1 一脉文心终有渡 214
 - 2 读诗的日子 217
 - 3 椽笔纵横浙水滨 219
 - 4 弦歌清音动地来 222
 - 5 想念那碗玉米糝 225
 - 6 珍爱我们的文化 231
 - 7 四方风云来眼底 232
 - 8 应该重新亮丽的文学风景 236
- 234

后记(代)：滋润生命的甘泉

- 10 透明的艺术 190
- 11 人在哪里? 192
- 12 昔日的荣耀 194
- 13 见证历史 196
- 14 『雷电鸟』之舞 198
- 15 相聚翠亨村 210
- 16 水的盛典 203
- 17 六枝玫瑰 207
- 18 最大的月亮 210

一 委员师友

(1) 快乐的时光

岁月是滚滚流逝的长河,能够在这长河中沉积的,是岁月里的金子。21年前,刚届40岁的我,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八届连任,第九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并荣任主席团成员,第十届复“回”全国政协当委员。而今,既是浙江省政协委员并兼文史委的副主任,日常工作与政协更加密切。作为一个作家来说,使我珍惜的,不仅仅是二十余年当政协委员的荣誉,而是接连五届参政议政的机遇所赋予我的人生启迪。

二十余年的全国政协会议,我有幸珍存了与政协领导和委员们的许多合影。一张张相片瞬间撷珍,其值无价,它们是折叠在我脑海中永不风化的书页。我还保存了几把大折扇和几百枚信封,那上面,龙飞凤舞着文艺界委员风采各异的签名,许多委员相继作古,但他们当年握笔题签的情景、他们畅谈国是的音容笑貌,每每浮现于眼前。

参与政协活动,履行委员之责;一年一度上京,一年一度视察;四季列席省政协常委会议,年头岁尾,会多聚频,庄严和紧张交替,忙碌和思考相汇,各种动人盛事不胜枚举。

历届政协会议中,中央领导同志曾多次和我们文艺界委员座谈。一边是虚怀若谷的悉心倾听,一边是坦诚无忌的耿耿谏言,中国特色的国家政治制度的优越、被誉为“人才库”的政协委员的才情胆识,在载入政协活动史册的座谈中,得到了动人的体现。

虽然这些座谈我个人没有留下详细的文字记载,但那些动人的情景却令我感慨弥深。

一次是1984年暮春,六届全国政协二次会议如期召开,政协主席邓颖超来我们的住地“空军招待所”探望文艺界委员并与大家一起座谈。座谈中有十来分钟的休息,大家将邓主席、陈荒煤簇拥中间,政协常委、文艺界老前辈鼓励我上前问候,当时虽是北京五月的暮春天气,我却心撞如奔鹿,紧张得鼻子手心都在出汗。

邓主席亲切地握住了我的手,当得知我是浙江人又来自当时的工作地点河南时,她高兴地笑道:“哎,这么说来,我们还是半个老乡哪!”

好一句“半个老乡”!和蔼的笑语霎时消弭了我的慌乱,与我同一小组的歌唱家刘燕平大姐,快手快脚地摄下了这张照片。这张后来放大的黑白照片,在第二年春天被作为河南省妇女大会珍贵的展览品高高悬挂。

再一次就是七届一次会议中,以江泽民总书记为首的几位中央领导,和李瑞环主席一起来到文艺界大组,倾听大家的发言和意见。艺术界的几个委员发表了一些与个人所在的艺术团体有关的很具体的意见,我想在这样的场合,最好能让中央领导同志多听到事关大局的、重要的意见,于是鼓足勇气要求发言,我以全国政协第一届常委中文艺界的大体比例,又以眼下文艺界多名老常委已去世为例,提议应该考虑增补在海内外卓有影响的文艺家当常委。

说实在的,在这样的大场合且又是第一次直接面对中央领导,虽然自信意见正确,但因心情紧张,我说得近乎结结巴巴。会后,我又为此会合数十名委员联名写了提案。可告慰的是,这条意见得到了重视,在七届二次大会前,著名文艺家王蒙、吴冠中、谢晋等,都被提名通过选举而增补。

由于历史的原因,文艺界有许多是是非非和积怨影响团结。中央领导非常重视这一问题,每年元宵、中秋总不忘请文艺界同志叙谈联欢。除此之外,也特别重视在会议中安排时间到文艺界来与大家见面接触。在八届的一次会议中,李瑞环主席又一次来到我们所住的西郊宾馆。在聆听了大家的意见后,李主席作了非常亲切、深沉而又非常实在的讲话。李主席的这番生动而有分量的话语,我也没作书面记录,但却深深记得。他劝诫那些至今心生嫌隙的同志要顾全大局,团结起来向前看,不要在非原则的问题上争你是我非;他又以自己参加的几次国家领导人的不同追悼会为例,诚挚地说:大家都是革命同志,都是为了革命的同一目标奋斗一生,若干年后上八宝山,不信你们仔细听听,悼词都是差不多的……

一席话,使全场掌声笑语齐飞,大家由衷折服瑞环同志朴素的话语所渗透的深刻道理。

又一次体会李瑞环主席的平易近人,是在九届人大的一次会议中。那次大会选举后因为等待选举结果,有半个多小时的空闲。于是,主席台上几位年轻的女代表就趁机走向前排请李主席等中央领导签纪念封和照相,我为这个场面所动也去排队,轮到我时,发现李主席面前的信封还有一大摞,心里很不好意思却又不愿放弃,我所带的信封有好几个是我们团其他同志的。但李主席还是很有耐心地一一为我签完了,在我趁机请求与他合影时,他笑着指指旁边的一把因人暂时离席而空着的椅子说:你也坐下来吧。我说这怎么好意思?他又说:这有什么,你不也是“主席”吗?我愣了,万万没想到国事政事忙忙碌碌的李瑞环主席竟对我们主席团成员这么熟悉,竟记得我这个在浙江省作家协会当主席的作家。

在这次会议中,我还能有幸与江泽民总书记、朱镕基总理、胡锦涛副书记还有其他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合影,就是因为他们也如李主席这样亲切。

全国政协每次列席全国人大会议时,我们都在大会堂二楼倾听政府工作报告。除了这项最重要的议程,我们最感兴趣的是看人大代表选举,看他们如何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来表决各种议案。有意思的是,有次会议休息中间,曾有一位代表给坐在主席台前排左侧的邓小平同志递条子:为珍惜您的健康请您不要吸烟。接了条子的会议工作人员,当时就毫无保留地将这条子的内容念了出来,小平同志听了,当即微笑着将烟掐掉了。虽属逸闻趣事,但这件小事,我想亲见亲闻者都会深深铭记。

作为曾担任过两届文艺界小组的副组长,我忘不了委员们书写提案特别是联名提案时的认真和热烈。文艺界特别是我们这个小组讨论时,大概是因为名家特多,记者特别爱来旁听,通常都要预约才能安排采访;委员们有谁的生日若是会议召开中的月份,住地就为这些恰逢生日的委员隆重赠送蛋糕和鲜花,过生日的代表委员在这一天也特别喜气洋洋。

在二十余年的政协会议中,我书写的第一件提案是关于国旗的。我提议庄严的国旗应该由专门的工厂生产,应该有特宽的幅,绝不能拼接。记得我第一次收到北京市有关部门对于这件提案的答复时特别激动,心里分外有完成祖国和人民嘱托的自豪和庄严的感觉。

说到提案,我想,有一件提案是令全国作家、文艺家都会感谢作家中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因为,正是在第七届的“两会”中,代表和委员们建议“以社科研究系列为参照系,为专业作家、文艺家评定职称”的联合提(议)案,得到了国家劳动人事部和职改办的重视。批转了这一议案并颁布了相应的条例,终使长久未能解决的这一老大难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作家、文艺家皆大欢喜。

二十几年来,年年都写提案、议案,记不清写了多少,而每当一件提案被重视并能真正解决了问题时,心里那股欢愉就无以言说地强烈。

1983年,我是和共命运同患难的兄长叶鹏,被河南省推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的。我们兄妹双双当选,被当时文艺界传为“兄妹开荒”的美谈。鹏兄到文艺界住地看我时,幸遇了文艺界老前辈萧军。在“空招”的庭园里,我们三人谈笑观看盛开的睡莲,这位多次在公开场合自称为“出土文物”的老前辈,笑得真比睡莲还要纯洁灿烂!摄影界权威黄翔先生,为我们三人拍摄了一张合影。这位又曾称自己“不叩不鸣的‘老钟’”萧军,在1988年溘然长逝。

六届全国政协文艺界委员,有许多像萧军这样具有“国宝文物”级的人物。有的虽共事一届也只是一面之缘,但松柏之质,经霜弥茂。如胡风,鉴于身体等原因,只在小组会上见过一次,好像也没有听过他发言,但他默默而瘦削的面容却给我印象很深;再就是头发已经花白的丁玲,我记得她和年事已高身体不好的老委员一样,也只在六届第一次小组会来过一次,还记得她在会上很直率地发表了对当时文艺界和某些文艺家的意见,言辞激烈而坦率,我再次感到一个革命文艺家即使蒙受不白之冤,但毕生追求真理的无畏和真诚却永不改变。

我敬崇和感念的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其学问、其为人、其气度真称得上慈心如佛,佛相庄严。1992年七届最后一次会议中,我在请其他委员为我在扇面上题词时,曾很冒昧地敬请朴老题写,却不敢巴望。不料朴老竟很快地写好并让自己的秘书送来。我打开一看,真是喜出望外:朴老那极大气端重的笔墨,洋洋洒洒地在这页洒金扇面上,题写了一首《临江仙》。录写的是他游昆明西山,次日将飞缅甸时的旧作:分与云南缘不浅/月余两度昆明/西山景色一番新/前来花似锦/今见绿连城//难得平生闲里趣/闲山闲水闲寻/未妨余事作诗人/垂天方一息/明日又风云。末了,他又细心备至地落款并署上日期。

杨静仁副主席在1992年3月也曾为我题写过扇面,虽只有“梦笔生花”四个大字,在我看来这几个字却如他的为人、他的大名,有一股静气,更有一颗仁心。

原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作协名誉主席冰心,是作家们敬爱的“文坛祖母”。多年前,我以《十万斛活泉洗出来》为题,记叙了对冰心先生的缅怀。这句话是先生早年写的一首小诗的首句,我觉得用来比喻先生的人品和文品最为贴切。

先生于我恩惠多多:那年在得知我回老家探看有病的母亲时,曾在贺卡上亲题“春常在”三字相慰;我将出的散文集请她题名,她欣然为之。令我分外感动的是,第一次题签被出版社丢失,怀着极度负疚心情的编辑很不好意思张口,我只好硬着头皮再次请她题写,先生没有半句责怪又欣然提笔,当我再次目睹她写下